

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散文卷

作家写作家(B卷)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丛书名：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书名：作家写作家(B卷)

作者：《中国作家》杂志社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ISBN:7-80145-554-1/I247.7

出版日期：2002年1月

定价：7290.00元（全套）



目 录

我心中的艾青	(1)
望舒剪影	(16)
矫健这个人	(32)
素描“艾江南”	(45)
方纪这些年	(71)
曾卓，这棵老树	(83)
在一个晚辈眼里	(95)
周梅森的现在进行时	(102)
我的朋友史铁生	(114)
安于回忆	(134)
莫言一杯热醪心痛	(142)
一个女人拥抱的两个世界	(166)
探病中周扬	(192)
他不是个难猜的谜	(213)
李国文印象	(228)
话说冯二哥	(238)
他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	(248)



作家写作家

难以重叠的重叠	(263)
从神童到土著	(278)
碧野的含义	(296)
臧克家素描	(315)
林斤澜先生散记	(327)
话说航鹰	(343)



我心中的艾青

王维洲

—

最初，我是怎样知道“艾青”这个名字的，已经记不清了。我也模仿着以前在北纬饭店看见的艾青摸着太阳穴，微低着头追忆往事的动作，摸着自己的太阳穴。

读他的第一首诗是哪一首呢？也记不起了。只记得最早的同时也是印象最清晰的，是《春姑娘》。这首诗写于一九五一年三月。那么，我读到它，该是这一年的秋天吧？可能。一个辽东半岛上偏僻农村里的少年，面临秋风瑟瑟，万物萧萧，却提早看见春天这个“美丽的小姑娘”了。她挎着一只大柳筐，里面装满了红花绿草和金色的种籽。走过水池，“还照一照镜子”。当那一扭一扭的鸭子对春姑娘哈哈大笑时，我也真的眉开眼笑了。

这诗对我是一个极好的开端——使我一开始就醉心于诗的单纯美之中了——我很幸运。



作家写作家

此后，我饥渴地寻觅他的更多的诗。我惊讶地发现，这位诗人可不只是那么“单纯美”和“天真美”。我是从他的诗，来了解他的。他是双尖山下一个地主的儿子，为大堰河的乳汁所养大。他从彩色的欧罗巴带回一只芦笛，里面混合着凡尔哈仑彷徨在佛拉芒特原野的忧郁；叶赛宁驾着雪橇追赶镰形金月的幻想；马雅柯夫斯基面对革命大潮的尖锐的呼号。这笛音，是那样地接近并进而表现了我们的那个时代，组成了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那个世纪的声音。

有过许多日子，我以一个少年特有的幼稚，研究他的诗行。我企图从这些文字的错综排列中发现他的秘密。他的许多自由诗的排列的确是有秘密的。然而这发现并没有解决我想解决的东西，却意外地从中窥见了一个世界，我在那个闭塞的小村子里所没有看见过的——这就是我所生存的多灾多难的中国。

他写在黄河流域响彻北国人民悲哀的手推车；写乞丐“用固执的眼，凝视着你”；写佝偻在阴郁的天幕下的老人；写过路的盗、偷牛的贼；也描画临近年关时，“无数迁徙的人们，摇晃在大地的边沿”的战乱图。

——他悲怆地呼叫：“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艾青给像我这样的一个农村少年启开了懵懂紧闭的



窗子，让我为往昔的祖国发出爱的哀愁的共鸣，对未来燃起了难耐的火焰般的渴望。

于是，我才知道，我的心有如一个干裂的泥潭，渴盼着洪水、光、旷野的气息。我觉得我正在浑厚起来，博大起来。我是多么仰慕我的诗人啊！

自此，在阅读了许多的诗作之后，我认定他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诗人——这少年时代的判断至今不变。而且，愈是经过了近些年的诗坛曲折，这判断也愈加坚定了。

但我从未敢想到要见他。那对一个偏远的农村的穷孩子，是太奢华的梦了。

二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日下午，我走向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艾青的住所。

我来得太晚了，我已人到中年。

毫无疑问，我多年的夙愿可以实现了。找艾青“组稿”去，多么名正言顺的理由！在史家胡同里走着，我的心不住地微微地跳。

开门的是一个年轻人。旧的木花门——我想那门应该是三十年前就在用了，有些歪歪扭扭。我进入里间，坐在一把藤椅上。突然觉得屋里有些朦混不清、不成格



作家写作家

局。书橱和家具堆得满满的，只有巨大的玻璃窗很亮，挂着有花网格子的白色针织物，把光线过滤得柔和了。一张很大的书桌便在这个窗子下。穿深蓝色旧呢质中山装的老诗人，坐在桌边，斜向着我。这是一张我早已熟悉的脸，我在他早期竖排印刷的选集上看过他的蓝色的照片。而他的气质，便是我早已在他的诗中把握了的。由这种气质所反映出的神态，是把刚直、机智、挚爱、忧郁寓于安详的幽默中，没有夸张和故意的矫饰。我们之间相距有两尺，但我觉得我们早已结识，我的心已经在拥抱他了。

面对他那漾动着某种忠厚的幽默感的嘴角和比他人更显得水汪汪的眼睛，我想起了他的两行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就是从那悲哀混乱的世纪呼号过来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我有一种在抑制着自己的泪水的感觉。

我缓缓地诉说了我的积郁的倾慕。但我说得非常笨拙，只说了我少年时读他的诗的感受，其间凡含有崇敬意味的词儿，都在舌尖上被打回了回去。我不是怕一种吹捧的浅薄，而是觉得太无必要，太违背诗的要义——精炼。因为他是那样普通，那么安详，可亲。使我觉得面对面的赞美必是对他的亵渎。

我特别提到，我对他解放初期前后写的一种非常单



纯、明净、音节优美的诗，有一种极清真欣快的印象。如其中写解放区农民的一组，特别是一九五四年写南美洲旅行的那一组，还有同一年在莫斯科的《写在彩色纸条上的诗》。我向艾青提到这些诗，是有一个潜台词在心里的，那就是，我觉得评论家们往往忽略了这一些有特异风格的作品。

艾青很感意外，也很愉快。他的笑意在那久历风霜的口边的褶皱里流动。他惊奇地指着我说：“噢，噢，你还记得《写在彩色纸条上的诗》呢。”他告诉我一件趣事：写解放区农村的那一些诗发表的时候，他用的是别的笔名。延安的一位同志读了很惊奇，特意来告诉他，说读了一组很漂亮的诗，就不知道那作者是谁，八成是个新人吧。艾青当时听了便笑了，却没有说破——这不说破便把喜悦保藏住了，使他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还记忆清晰。

他说：“这些诗，是用大白话写的。有人说我的诗是大白话，我看大白话很好。有些诗靠语言的堆砌和华丽，如同尚小云出台，一扭身，全身金片闪闪发亮。还有人只崇拜旧诗。旧诗都那么好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首诗只有一句是比喻，其他都平常。一些人却总是称赞不绝，好像成了千古绝唱。我们把它变成白话看看，就知道不怎么样了。这诗也并没有什么了



作家写作家

不起的。可见大白话的诗，并不容易写。”

还谈到诗歌朗诵。在国外诗人们自己朗诵，往往出现盛况。我想起马雅柯夫斯基，后来又有叶夫图申科，都是朗诵的能手。朗诵是诗歌传播的重要渠道，在我国却常常被忽略。而许多诗，又根本无法让人朗诵。可惜的是诗界对此不以为然。热衷文化生活的哈尔滨人，举行了一次“艾青诗作朗诵会”，朗诵的是他的诗，唱的也是他的诗。有两千人参加，会场始终鸦雀无声。这是一九七九年，艾青从被放逐的边疆归来不久。他平静地说：“对此举，我也不置可否……”看来，即使这样的大诗人，在“解放”不久的当时也仍然心有余悸，怕担着喜欢被“捧”的罪名。然后他以不太敏捷的步子到书柜里拿出一张精致的节目单，签名送我留念。显然他对这个朗诵会是兴奋的。

高瑛从作协回来了。拿着许多书信，还有远方寄来的一架式样新颖的电子钟，一个装璜漂亮的小收音机。趁艾青站起来的时候，用她那因为发福而眯着的眼睛打量着他，并迅速为他整理着上衣，用对一个大孩子似的亲昵语言，对老诗人说：“你呀，还不会穿好衣服……”

艾青听任高瑛给整理，和蔼地微笑着，享受那责备的愉快。

然后高瑛试听她的新收音机。现在该艾青责备她



了：“有客，你开收音机这大声！”

率真的老诗人，是不避讳客人的。而当时已经四十六岁了的诗人的妻子，大概觉得这责备对她也是一句大人对孩子似的爱护，笑咪咪地抱起电子钟和收音机，到另一间房子欣赏去了。

老诗人和他的妻子，都充满了孩子气的年轻。——我默默地含笑地想。

三

再一次坐在艾青身边，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五日的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他是主席团成员，但这个会场舞台过小，容纳不了，主席团全坐在“观众席”的前几排了。这倒好，和群众很近，我得以“混进”主席团，坐在了他的左边。他的右边是又瘦又高的陈沂。

我们知道，艾青是深沉的，是博大的，但他究竟是天才的诗人，因而他具有诗人的率直和天真。他是一个七十岁的老小孩。这一回，我把他的这种秉性看了个够！他和陈沂说着逗嘴的话，又伸出一个手指向前排一个戴旧蓝呢帽的人捅了一下。迅即又装正经，端坐着。那人东张西望了一会儿，侧过黑胖的脸的一刹那，我认出是舒群。一会儿艾青又伸手去捅，并立即若无其事似的端坐——如此数次。直到舒群笑着发现了他并致意，



作家写作家

艾青才心满意足。后来，来自香港的诗人何达在讲台上出现了。会场上活跃起来。这人口才好，打扮也很吸引人，在这个临冬季节，北京人都开始穿棉衣了，他却是一件白短袖衫，一条白短裤，裸露着一双粗腿。分明是一个过夏天的小伙子——而他已是年过六十的人了！艾青给我介绍这个人。他自己说是受艾青的启发写起诗来的。他能把朱自清、闻一多的许多作品倒背如流，他身上有许多被香港那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压榨出来的特征，和我们的许多诗人不同，他很擅长讲话，这是那个处处都要作广告的社会造成的，艾青随时指出他讲话的表情、情绪、趣味性和鼓动性。艾青讲得也幽默。平常的现象经他的点化，也使人简直忍不住笑。

这一天，艾青充分流露了他孩子般的欢乐。的确，这一天，谁不欢乐呢？这是被“四人帮”用极“左”大棒打得鲜血淋漓，四分五裂的中国作家群恢复后的第一次大聚会！在这个会上作家的感情变得甚为脆弱，任何一句道出了大家心事的话，就可以催人泪下。许多人是“文革”以来第一次见面，别时正青春年少，重逢已两鬓如霜，相对恍如隔世！

这一天，艾青也哭了，那是听柯岩同志讲话的时候。柯岩在控诉，以她的诗人的深切，女性的敏锐，含情的声音，一股激情的风暴席卷会场。艾青的脸上阴云



密布，身体僵直地坐着。他开始抬起颤栗的大手，缓慢地越过颤栗的嘴唇，去抹眼眶。一次。隔一会儿，又一次。我紧紧挨着他，并感受到他的体温，也难以自制了。“文革”期间，我个人因为在工厂而没有受到太大的折磨，但我理解文学这支多灾多难的队伍，更理解艾青。那天晚上，我写了一首诗，记录了此刻的心情：

趁着别人还没有发现你，
我捏紧手绢，想把这七十岁的醇泪收藏，
让我带走这一滴一滴的喟叹，
在我阴郁的天空补缀上星光。

……

我的手因为把你的诗集握得太紧而湿润，
我的嘴因为咀嚼过你的诗句而更为焦渴，
我真想展开虔诚弯曲的手臂，
拥抱你，和你一样贴紧大地……

到一九八一年秋天，我去看艾青的时候，他已被作家协会安排住进北纬饭店的一个套间了。次年七月，我再去看北京，他仍然住在那个饭店。房费昂贵。可是有什么办法，这是权宜之计——已经“权宜”得这么久了。“文革”前，他自己本来有一套四合院在丰收胡同的，



作家写作家

但无法收回。“文革”遗留下的问题太多了，以致多年都无法清除痕迹。那天，徐刚与作荣就在这个北纬饭店做东，请艾青。我与达成作陪，邹荻帆、吴泰昌、周明也到了。艾青走路很缓慢，身体显得重实，席间只喝点“蛤蚧大补酒”。但他思维敏锐，幽默之风有增无减。

他也不时跟高瑛说着幽默话。曾记得一篇文章说，愈是忧郁的人，愈幽默。艾青固然是忧郁了大半辈子的，但现在我断定，深沉的愉悦，也会引发幽默的。

还谈起诗的题材。这些年诗界的朋友，走动是很频繁的。

因而旅游诗大丰收。

因而山水诗大丰收。

艾青对一位将要去庐山开会的诗人笑说：“天下名山，都被你们占了！”

他去的山不多。他写了名不见经传的家乡《双尖山》。那是他追忆往昔的乡思了。他还去过昆仑山，上了主峰，却未去天池。他是去劳动的。他的目光凝视着人生，很少写山水。

也有的诗人不主张到处跑，是认为伏在书桌上有写不尽的素材。生活无处不在，诗便无处不在。大至报头新闻，小至窗外一叶，都是诗。

艾青笑道：诗不能随时都写，也不能什么都写。他



的诗已经写得少一些了。大多在写完后放很长时间，经常改改，改了一点也要再抄正。

高瑛指指艾青，告诉我：“其实，他现在不写诗也够了。”

她是针对艾青已年迈体衰而言的。

“知夫莫若妻”，我点头称是。但当然我们总是愿意看到他的新作的。不过又绝不想把他的体力逼垮，又绝不想让老人勉强写诗。

事实上，作为年迈古稀的老诗人，他已经喷发了令人眩目的诗采了。我还记得，粉碎“四人帮”后不久，看见艾青在《文汇报》上的第一首诗作，我的欣喜不能自己的样子。说老实话，那一首写红旗的短诗，实在是不像艾青的。但那是老诗人离队十几年而后归来的第一首诗呀！

艾青毕竟是艾青。此后他竟闪射奇迹，从七十岁的肉体上喷发出青春的诗焰。《光的赞歌》像一道彩虹奔驰在“四化”新长征的湛蓝天空；《古罗马的大斗技埸》是一声震撼人心的响雷，这首诗还微现匆匆发表了的痕迹，但它的逼人深思的启示性，已经显示了它献与时代的昂贵价值了。

在北纬饭店艾青的寓所，我看见了两个艾青。另一个是铜像。那是女雕塑家张德蒂的大作，已经为海内外



作家写作家

所熟知。我们围着这座半身铜像由衷地赞赏，它不止是像艾青，实际上它洋溢着艾青的灵魂。

它安静地观察着世界。

四

一九八四年三月上旬的一个晚上，我从首都南来北往的旅客中间穿过，在璀璨街灯中寻找丰收胡同诗人的“新居”——这曾是他“文革”以前的房子，如今已收回。这个过程竟是二十多年！

诗人坐在电视机前一把靠背很高的独椅上。他安详、宁静、额头微微突出，被微光照射，发亮。

“全身都是病。”他微微抬手指着自己，告诉我。“眼睛——心脏——腿。”

所谓心脏，是指肺气肿。我听见他呼吸浑浊。我绝对认为这是烟的过失。每次见他，我都要劝一劝的。但现在已经一天只抽两支了。至此，无论谁再劝，他都不准备让步了。

高瑛对此也无可奈何。烟，是他工作、思考时的安慰剂。你能忍心剥夺他这最后两根烟的乐趣么？我抑制着想劝劝他的愿望。

高瑛领我去看他朝南的工作室和卧室。整个房间是暗色调的，趋向于古朴。长长的一排书柜。国画，有风



景有人物。最显眼的是善于捉鬼的钟馗，扭曲着粗壮的穿红袍的身子，相貌凌厉。这是一个使年迈的人也无法平静的形象。是它在与艾青为伴。

宽大的床，巨大开阔的玻璃窗。盆花有兰草，有无花果。没有盆景。盆景是对植物进行压抑以使之变态的桎梏。艾青无法喜欢它。桌子上堆着外边刚寄来的书，崭新。一个装有橄榄的食品盒。一个负氧离子发生器——它在协助诗人对抗肺气肿对工作的纠缠。我仿佛看见他在这儿怎样顽强地工作。

就在此地此时，我默默地作了一首诗，告别的诗。我想我这些年到北京来得太多，以后几年不想再来了。我默默地祝福。

在不太强的光线里，艾青那微微突起的额头依然在发光。他的身躯动作缓慢而又沉重。

艾青现在总是有一种沉思的神态。他在宁静里沉思。半个世纪的风暴，那旷野、池沼，天底下的农夫，武胜关风雨中的白马，年关的大雪，原野里隆隆远去的军车，都沉进他的心底去了。

马赛港的沉重而脏污的轮船；一手拿着《我的奋斗》，一手拿着手枪的希特勒；罗曼·罗兰的葬仪；莫斯科的宝石红星；里约热内卢露宿街头的混血儿；智利海峡上的诗友聂鲁达……都沉进他的心底去了。